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史记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# 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卷一〇七——卷一三〇

【汉】司马迁 撰      【宋】裴 骥 集解  
【唐】司马贞 索隐    【唐】张守节 正义  
王和 申坚 等标点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史记卷一〇七  
列传第四七

## 魏其武安侯

魏其侯窦婴者，孝文后从兄子也。父世观津人。<sup>①</sup>喜宾客。孝文时，婴为吴相，病免。孝景初即位，为詹事。<sup>②</sup>

①[索隐]曰：案：《地理志》观津县属信都。以言其累叶在观津，故云“父世”也。[正义]曰：观津城在冀州武邑县东南二十五里。

②[正义]曰：《百官表》云“詹事，秦官，掌皇后、太子家”也。

梁孝王者，孝景弟也，其母窦太后爱之。梁孝王朝，因昆弟燕饮。是时上未立太子，酒酣，从容言曰：“千秋之后传梁王。”太后欢。窦婴引卮酒进上，曰：“天下者，高祖天下，父子相传，此汉之约也，上何以得擅传梁王？”太后由此憎窦婴。窦婴亦薄其官，因病免。太后除窦婴门籍，不得入朝请。<sup>①</sup>

①律，诸侯春朝天子曰朝，秋日请。[正义]曰：才性反。

孝景三年，吴楚反，上察宗室诸窦<sup>①</sup>毋如窦婴贤，乃召婴。婴入见，固辞谢病不足任。太后亦慚。于是上曰：“天下方有急，王孙宁可以让邪？”<sup>②</sup>乃拜婴为大将军，赐金千斤。窦婴乃言袁盎、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。所赐金陈之廊庑下，军吏过，辄令财取为用，<sup>③</sup>金无入家者。窦婴守荥阳，监齐、赵兵。<sup>④</sup>七国兵已尽破，封婴为魏其侯。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。孝景时，每朝请大事，条侯、魏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。

①[索隐]曰：案：谓宗室之中及诸窦之宗室也。又姚氏案：《酷吏传》“周阳由，其父赵兼，以淮南王舅侯周阳，故因改氏。由以宗室任为郎。”则似

是与国有亲戚属籍者，亦得呼为宗室也。

②《汉书》曰：“窦婴字王孙。”

③苏林曰：“自令裁度取为用也。”

④[正义]曰：监，音甲衫反。《吴王濞传》云“窦婴屯荥阳，监齐赵兵”也。

孝景四年，立栗太子，<sup>①</sup>使魏其侯为太子傅。孝景七年，栗太子废，魏其数争不能得。魏其谢病，屏居田南山之下数月，诸宾客辩士说之，莫能来。梁人高遂乃说魏其曰：“能富贵将军者，上也。能亲将军者，太后也。今将军傅太子，太子废而不能争；争不能得，又弗能死。自引谢病，拥赵女，屏间处<sup>②</sup>而不朝。相提而论，<sup>③</sup>是自明扬主上之过。有如两宫螫将军，<sup>④</sup>则妻子毋类矣。”<sup>⑤</sup>魏其侯然之，乃遂起，朝请如故。

①[正义]曰：栗姬之子，后废之，故书母姓也。

②[正义]曰：上音闲，下昌汝反。

③徐广曰：提，音徒抵反。”[索隐]曰：提，音弟，又音啼。相提犹相抵也。论，音路顿反。

④张晏曰：“两宫，太后、景帝也。螫，怒也。毒虫怒必螫人。又火各反。”

[索隐]曰：整，音释。谓怒也。《汉书》作“奭”，奭即整也。[正义]曰：两宫，太子、景帝也。

⑤[索隐]曰：谓见诛灭无遗类。

桃侯免相，<sup>①</sup>窦太后数言魏其侯。孝景帝曰：“太后岂以为臣有爱，不相魏其？<sup>②</sup>魏其者，沾沾自喜耳，多易。<sup>③</sup>难以为相持重。”遂不用，用建陵侯卫绾为丞相。

①服虔曰：“刘舍也。”

②[索隐]曰：爱犹惜也。

③徐广曰：“沾，一作‘恬’。又昌兼反，又当牒反。”张晏曰：“沾沾，言自整顿也。多易，多轻易之行也。或曰沾音憺也。”[索隐]曰：小颜：“沾，音他兼反。憺，音尺占反。”

武安侯田蚡者，孝景后同母弟也，<sup>①</sup>生长陵。魏其已为大将军后，方盛，蚡为诸郎，<sup>②</sup>未贵，往来侍酒魏其，跪起如子侄。及孝景晚节，<sup>③</sup>蚡益贵幸，为太中大夫。蚡辩有口，学《梁孟》诸书，<sup>④</sup>王太后

贤之。<sup>⑤</sup>孝景崩，即日太子立，称制，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。蚡弟田胜，皆以太后弟，孝景后三年<sup>⑥</sup>封蚡为武安侯，胜为周阳侯。<sup>⑦</sup>

①[索隐]曰：蚡，音扶粉反。又如“蚡鼠”之“蚡”，音坟。

②徐广曰：“一云‘诸卿’。时人相号长老者为‘诸公’，年少者为‘诸卿’，如今人相号为‘士大夫’。”

③[索隐]曰：按：谓晚年也。

④应劭曰：“黄帝使孔甲所作铭也。凡二十六篇，书《槃盂》中，所为法戒。诸书，诸子文书也。”孟康曰：“孔甲《槃盂》二十六篇，杂家书，兼儒、墨、名、法。”

⑤徐广曰：“即蚡同母姊者。”

⑥徐广曰：“孝景后三年即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。”

⑦[正义]曰：绛州闻喜县东二十里周阳故城也。

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，卑下宾客，进名士家居者贵之，欲以倾魏其诸将相。建元元年，丞相汲黯病免，上议置丞相、太尉。籍福说武安侯曰：“魏其贵久矣，天下士素归之。今将军初兴，未如魏其，即上以将军为丞相，必让魏其。魏其为丞相，将军必为太尉。太尉、丞相尊等耳，又有让贤名。”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风上，于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，武安侯为太尉。籍福贺魏其侯，因吊曰：“君侯资性喜善疾恶，方今善人誉君侯，故至丞相。然君侯且疾恶，恶人众，亦且毁君侯。能兼容，则幸久；不能，今以毁去矣。”魏其不听。

魏其、武安俱好儒术，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，<sup>①</sup>王臧为郎中令。迎鲁申公，欲设明堂，令列侯就国，除关，<sup>②</sup>以礼为服制，<sup>③</sup>以兴太平。举適诸窦<sup>④</sup>宗室毋节行者，除其属籍。时诸外家为列侯，列侯多尚公主，皆不欲就国，以故毁日至窦太后。太后好黄老之言，而魏其、武安、赵绾、王臧等务隆推儒术，贬道家言，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。及建元二年，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。<sup>⑤</sup>窦太后大怒，乃罢逐赵绾、王臧等，而免丞相、太尉，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，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。魏其、武安由此以侯家居。

①[索隐]曰：案：推毂，谓自卑下之，如为之推车毂也。

②[索隐]曰：谓除关门之税也。

③[索隐]曰：案：其时礼度逾侈，多不依古，令吉凶服制皆法于礼也。

④[索隐]曰：適，音直革反。

⑤韦昭曰：“欲夺其政也。”

武安侯虽不任职，以王太后故，亲幸，数言事多效，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。武安日益横。建元六年，窦太后崩，丞相昌、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，免。以武安侯蚡为丞相，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。天下士郡国诸侯愈益附武安。<sup>①</sup>

①[索隐]曰：按：谓仕诸郡及仕诸侯王国者，犹言仕郡国也。

武安者，貌侵，<sup>①</sup>生贵甚。<sup>②</sup>又以为诸侯王多长，<sup>③</sup>上初即位，富于春秋，蚡以肺腑为京师相，<sup>④</sup>非痛折节以礼诎之，天下不肃。<sup>⑤</sup>当是时，丞相入奏事，坐语移日，所言皆听。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，权移主上。上乃曰：“君除吏已尽未？吾亦欲除吏！”尝请考工地益宅，<sup>⑥</sup>上怒曰：“君何不遂取武库！”是后乃退。尝召客饮，坐其兄盖侯<sup>⑦</sup>南乡，自坐东乡，以为汉相尊，不可以兄故私桡。武安由此滋骄，治宅甲诸第。<sup>⑧</sup>田园极膏腴，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。前堂罗钟鼓，立曲旃；<sup>⑨</sup>后房妇女以百数。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。

①韦昭曰：“侵，音寢，短小也。又云丑恶也，刻，确也。音核。”

②[索隐]曰：小颜云“生贵，谓自尊高示贵宠”，其说疏也。按：生谓蚡自生尊贵之势特甚，故下云“又以诸侯王多长年，蚡以肺腑为相，非痛折节以礼屈之，则天下不肃”者也。

③张晏曰：“多长年。”

④[正义]曰：颜师古曰：“旧解云肺腑，如肝肺之相附着也。一说肺，碎木札也，喻其轻薄附着大材。”按：颜此说并是疏谬。又改“腑”为“附”，就其义，重谬矣。《八十一难》云：“寸口者，脉之大会，手太阴之动脉也。”吕广云：“太阴者，肺之脉也。肺为诸藏之主，通阴阳，故十二经脉皆会乎太阴，所以决吉凶者。十二经有病皆寸口，知其何经之动浮沉濡滑，春秋逆顺，知其死生。”顾野王云：“肺腑，腹心也。”案：说田蚡为相，若人之肺，知阴阳逆顺，又为帝之腹心亲戚也。

⑤[索隐]曰：案：痛，甚也。欲令士折节屈下于己，不然天下不肃。或解以为蚡欲折节下士，非也。案：下文不让其兄盖侯，知或说为非也。

⑥《汉书·百官表》曰：少府有考工室。如淳曰：“官名也。”

⑦徐广曰：“王后兄王信也。太山有盖县，乐安有益县也。”

⑧徐广曰：“为诸第之上也。”

⑨如淳曰：“旌旗之名。通帛曰旗。曲旃，僭也。”苏林曰：“礼，大夫立曲旃。曲，柄上曲也。”[索隐]曰：《说文》曰曲旃者，所以招士也。

魏其失窦太后，益疏不用，无势，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，唯灌将军独不失故。魏其日默默不得志，而独厚遇灌将军。

灌将军夫者，颍阴人也。夫父张孟，尝为颍阴侯娶舍人，得幸，因进之至二千石，故蒙灌氏姓为灌孟。吴楚反时，颍阴侯灌何为将军，<sup>①</sup>属太尉，请灌孟为校尉。夫以千人与父俱。<sup>②</sup>灌孟年老，颍阴侯强请之，郁郁不得意，故战常陷坚，遂死吴军中。军法，父子俱从军，有死事，得与丧归。灌夫不肯随丧归，奋曰：<sup>③</sup>“愿取吴王若将军头，以报父之仇！”于是灌夫被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者数十人。及出壁门，莫敢前。独二人及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，至吴将麾下，<sup>④</sup>所杀伤数十人。不得前，复驰还，走入汉壁，皆亡其奴，独与一骑归。夫身中大创十余，适有万金良药，故得无死。夫创少瘳，又复请将军曰：“吾益知吴壁中曲折，请复往。”将军壮义之，恐亡夫，乃言太尉，太尉乃固止之。吴已破，灌夫以此名闻天下。颍阴侯言之上，上以夫为中郎将。

①[索隐]曰：案：何是娶子，《汉书》作“娶”，误。

②《汉书音义》曰：“官主千人，如候司马。”

③张晏曰：“自奋励也。”

④[正义]曰：谓大将之旗。

数月，坐法去。后家居长安，长安中诸公莫弗称之。孝景时，至代相。孝景崩，今上初即位，以为淮阳天下交，劲兵处，故徙夫为淮阳太守。建元元年，入为太仆。二年，夫与长乐卫尉窦甫饮，轻重不得，<sup>①</sup>夫醉，搏甫。<sup>②</sup>甫，窦太后昆弟也。上恐太后诛夫，徙为燕相。数岁，坐法去官，家居长安。

①晋灼曰：“饮酒轻重不得其平也。”

②[索隐]曰：博，音博。谓击之。

灌夫为人刚直使酒，不好面谀。贵戚诸有势在己之右，不欲加礼，必陵之；诸士在己之左，愈贫贱，尤益敬，与钩。稠人广众，荐宠下辈。士亦以此多之。夫不喜文学，好任侠，已然诺。<sup>①</sup>诸所与交通，无非豪杰大猾。家累数千万，食客日数十百人。陂池田园，宗族宾客为权利，横于颍川。颍川儿乃歌之曰：“颍水清，灌氏宁；颍水浊，灌氏族。”

①[索隐]曰：已，音以。谓已许诺，必使副其前言也。

灌夫家居虽富，然失势，卿相侍中宾客益衰。及魏其侯失势，亦欲倚灌夫引绳批根生平幕之后弃之者。<sup>①</sup>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。两人相为引重，<sup>②</sup>其游如父子然。相得欢甚无厌，恨相知晚也。

①苏林曰：“二人相倚，引绳直之意批根宾客也。去之者不与交通。”孟康曰：“根，根括。引绳以持弹。”[索隐]曰：案：刘氏云“二人相倚，事如合绳共相依引也。”批，音步结反。批者，排也。《汉书》作“排”。根，小彊根音痕，括音泊。谓人生平慕娶、夫，后见其失职而颇弛慢，如此者共排退之，不复与交也，譬如相对挽绳而根据之也。持弹，案《汉书》本作“抨弹”，音普耕反。

②张晏曰：“相荐达为声势。”

灌夫有服，过丞相。丞相从容曰：“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，<sup>①</sup>会仲孺有服。”<sup>②</sup>灌夫曰：“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，夫安敢以服为解！请语魏其侯帐具，将军旦日蚤临。”武安许诺。灌夫具语魏其侯如所谓武安侯。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，夜洒埽，早帐具，至旦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，丞相不来。魏其谓灌夫曰：“丞相岂忘之哉？”灌夫不怿，曰：“夫以服请，宜往。”<sup>③</sup>乃驾，自往迎丞相。丞相特前戏许灌夫，殊无意往。及夫至门，丞相尚卧。于是夫入见，曰：“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，魏其夫妻治具，自旦至今未敢尝食。”武安鄂<sup>④</sup>谢曰：“吾昨日醉，忽忘与仲孺言。”乃驾往，又徐行，灌夫愈益怒。及饮酒酣，夫起舞属丞相，<sup>⑤</sup>丞相不起，夫从坐上语侵之。魏其乃扶灌夫去，谢丞相。丞相卒饮至夜，极欢而去。

①《汉书》曰：“灌夫字仲孺。”

②[索隱]曰：案：服謂期功之服也。故應璩書曰“仲孺不辭同生之服”也。

③徐廣曰：“一云‘以服請，不宜往’。”[索隱]曰：案：徐廣云“以服請，不宜往”，其說非也。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，盼不宜忘，故駕自往迎也。

④徐廣曰：“一作‘悟’。”

⑤[索隱]曰：屬，音之欲反。屬猶委也，付也。小顏云：“若今人舞訖相勸也。”

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。魏其大望曰：“老仆雖棄，將軍雖貴，寧可以勢奪乎！”不許。灌夫聞，怒，罵籍福。籍福惡兩人有郤，乃漫自好謝丞相曰：“魏其老且死，易忍。且待之。”已而，武安聞魏其、灌夫實怒不許予田，亦怒曰：“魏其子嘗殺人，盼活之。盼事魏其無所不可，何愛數頃田？且灌夫何與也？吾不敢復求田。”武安由此大怨灌夫、魏其。

元光四年春，<sup>①</sup>丞相言灌夫家在颍川橫甚，民苦之。請案。上曰：“此丞相事，何請。”灌夫亦持丞相陰事，為奸利，受淮南王金與語言。賓客居間，遂止，俱解。

①徐廣曰：“疑此當是三年也。其說在后。”

夏，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，<sup>①</sup>有太后詔，召列侯宗室皆往賀。魏其侯過灌夫，欲與俱。夫謝曰：“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，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。”魏其曰：“事已解。”強與俱。飲酒酣，武安起為壽，<sup>②</sup>坐皆避席伏。已魏其侯為壽，獨故人避席耳，余半膝席。<sup>③</sup>灌夫不悅，起行酒，至武安，武安膝席曰：“不能滿觴。”夫怒，因嘻笑曰：“將軍貴人也，屬之？”<sup>④</sup>時武安不肯。行酒次至臨汝侯，<sup>⑤</sup>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，又不避席。夫無所發怒，乃罵臨汝侯曰：“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，今日長者為壽，乃效女兒呴啜耳語！”<sup>⑥</sup>武安謂灌夫曰：“程、李俱東西宮衛尉，<sup>⑦</sup>今眾辱程將軍，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？”<sup>⑧</sup>灌夫曰：“今日斬頭陷胸，<sup>⑨</sup>何知程李乎！”坐乃起更衣，稍稍去。魏其侯去，麾灌夫出。武安遂怒曰：“此吾骄灌夫罪。”乃令騎留灌夫，灌夫欲出不得。籍福起為謝，案灌夫項令謝。夫愈怒，不肯謝。

武安乃麾骑缚夫置传舍，召长史曰：“今日召宗室，有诏。”劾灌夫骂坐不敬，系居室。<sup>⑩</sup>遂按其前事，遣吏分曹逐捕诸灌氏支属，皆得弃市罪。魏其侯大愧，为资使宾客请，莫能解。<sup>⑪</sup>武安吏皆为耳目，诸灌氏皆亡匿，夫系，遂不得告言武安阴事。

①[索隱]曰：案：紛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。

②如淳曰：“上酒为称寿，非大行酒。”

③苏林曰：“下席而膝半在席上。”如淳曰：“以膝跪席上也。”

④徐广曰：“属，一作‘毕’。”[索隱]曰：案：《漢書》作“毕”。毕，尽也。

⑤徐广曰：“灌晏孙，名贤也。”[索隱]曰：案：《漢書》云臨汝侯灌賢，則賢是晏之孫，臨汝是改封也。

⑥韦昭曰：“呴，附耳小语声。”[索隱]曰：女儿，犹云儿女也。《漢書》作“女曹兒”。曹，辈也，犹言儿女辈。呴，邹氏音蚩，輒反。嗳，音汝，輒反。

⑦《漢書音義》曰：“李廣为东宫，程不识为西宫。”

⑧如淳曰：“李将军，李广也。犹今人言为除地也。”[索隱]曰：案：小顏云：“言今既毀程，令李何地自安处也。”

⑨[索隱]曰：韦昭云：“言不避死亡也。”《漢書》作“穴凶”。

⑩如淳曰：“《百官表》居室为保官，今守官也。”

⑪如淳曰：“为出资费，使人为夫言。”

魏其锐身为救灌夫。夫人谏魏其曰：“灌将军得罪丞相，与太后家忤，宁可救邪？”魏其侯曰：“侯自我得之，自我捐之，无所恨。且终不令灌仲孺独死，婴独生。”乃匿其家，<sup>①</sup>窃出上书。立召入，具言灌夫醉饱事，不足诛。上然之，赐魏其食，曰：“东朝廷辩之。”<sup>②</sup>

①晋灼曰：“恐其夫人复谏止也。”

②如淳曰：“东朝，太后朝。”

魏其之东朝，盛推灌夫之善，言其醉饱得过，乃丞相以他事诬罪之。武安又盛毁灌夫所为横恣，罪逆不道。魏其度不可奈何，因言丞相短。武安曰：“天下幸而安乐无事，蚡得为肺腑，所好音乐狗马田宅。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，不如魏其、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，腹诽而心谤，不仰视天而俯画地，<sup>①</sup>辟倪两宫间，<sup>②</sup>幸天下有变，而欲有大功。<sup>③</sup>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。”于是上问朝臣：

“两人孰是？”御史大夫韩安国曰：“魏其言灌夫父死事，身荷戟驰入不测之吴军，身被数十创，名冠三军，此天下壮士。非有大恶，争杯酒，不足引他过以诛也。魏其言是也。丞相亦言灌夫通奸猾，侵犯民家累巨万，横恣颍川，凌轹宗室，侵犯骨肉，此所谓‘枝大于本，胫大于股，不折必披’，<sup>④</sup>丞相言亦是。唯明主裁之。”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，内史郑当时是魏其，后不敢坚对。余皆莫敢对。上怒内史曰：“公平生数言魏其、武安长短，今日廷论，局趣效辕下驹。<sup>⑤</sup>吾并斩若属矣！”即罢起入，上食太后。太后亦已使人候伺，具以告太后。太后怒，不食，曰：“今我在也，而人皆藉吾弟！<sup>⑥</sup>令我百岁后，皆鱼肉之矣！且帝宁能为石人邪？<sup>⑦</sup>此特帝在，即录录，设百岁后，是属宁有可信者乎？”<sup>⑧</sup>上谢曰：“俱宗室外家，<sup>⑨</sup>故廷辩之。不然，此一狱吏所决耳。”是时郎中令石建为上分别言两人事。

①张晏曰：“视天，占三光也。画地，知分野所在也。画地谕欲作反事。”

②徐广曰：“辟，音芳细反。倪，音诣。”张晏曰：“占太后与帝吉凶之期。”

[索隐]曰：辟，普系反。倪，五系反。《埤苍》云：“睥睨，邪视也。”

③张晏曰：“幸为反者，当得为大将立功也。”瓒曰：“天下有变谓天子崩，因变难之际得立大功。”

④[索隐]曰：案：包恺披，音疋彼反。[正义]曰：铺被反。披，分折也。

⑤张晏曰：“俯头于车辕下，随母而已。”瓒曰：“小马在辕下。”[正义]曰：应劭云：“駒马加着辕。局趣，纤小之貌。”按：应说为长也。

⑥[索隐]曰：案：晋灼云：“藉，蹈也。以言蹂藉也。”

⑦[索隐]曰：谓帝不如石人得长存也。[正义]曰：颜师古云：“言徒有八耳，不知好恶。”按：今俗云人不辨事，骂云机机若木人也。

⑧[索隐]曰：案：设者，脱也。

⑨[正义]曰：娶，景帝从舅。妗，太后同母弟。

武安已罢朝，出止车门，召韩御史大夫载。怒曰：“与长孺共一老秃翁，何为首鼠两端？”<sup>⑩</sup>韩御史良久谓丞相曰：“君何不自喜？<sup>⑪</sup>夫魏其毁君，君当免冠解印绶归，曰‘臣以肺腑幸得待罪，固非其任，魏其言皆是’。如此，上必多君有让，不废君。魏其必内愧，杜门齰舌自杀。<sup>⑫</sup>今人毁君，君亦毁人，譬如贾竖女子争言，何其无大体

也！”武安谢罪曰：“争时急，不知出此。”

①《汉书音义》曰：“秃老翁，言娶无官位扳援也。首鼠，一前一却也。”[索隐]曰：案：谓共治一老秃翁，指娶娶也。

②苏林曰：“何不自解释为喜乐邪？”[索隐]曰：案：小颜云：“何不自谦逊为可喜之事。”音许既反。

③[索隐]曰：案：《说文》云：“𠂔，啮也。”士白反。

于是上使御史簿责魏其所言灌夫，颇不雠，<sup>①</sup>欺漫。劾系都司空。<sup>②</sup>孝景时，魏其常受遗诏，曰：“事有不便，以便宜论上。”及系，灌夫罪至族，事日急，诸公莫敢复明言于上。魏其乃使昆弟子上书言之，幸得复召见。书奏上，而案尚书大行无遗诏。<sup>③</sup>诏书独藏魏其家，家丞封。<sup>④</sup>乃劾魏其矫先帝诏，罪当弃市。五年十月，<sup>⑤</sup>悉论灌夫及家属。魏其良久乃闻，闻即恚，病痱，<sup>⑥</sup>不食欲死。或闻上无意杀魏其，魏其复食，治病，议定不死矣。乃有蜚语为恶言闻上，<sup>⑦</sup>故以十二月晦<sup>⑧</sup>论弃市渭城。<sup>⑨</sup>

①[正义]曰：雠，音市周反，对也。言簿责魏其所言灌夫实颍川事，故魏其不对为欺谩者也。

②[索隐]曰：案：《百官表》云宗正属官，主诏狱也。[正义]曰：如淳云：“律，司空主水及罪人。”

③如淳曰：“大行，主诸侯官也。”[索隐]曰：案：尚书无此景帝崩时大行遣诏，乃魏其家臣印封之。如淳说非也。[正义]曰：天子崩曰大行也。按：尚书之中，景帝崩时无遣诏赐魏其也。《百官表》云诸受尚书事也。

④《汉书音义》曰：“以家臣印封遣诏。”

⑤徐广曰：“疑非五年，亦非十月。”[索隐]曰：徐氏云疑非者，案：武帝四年三月始薨，窦婴死在前，今云五年故疑非也。[正义]曰：《汉书》云元光四年冬，魏其侯婴有罪弃市。春三月乙卯，丞相蚡薨。按：五年者，误也。

⑥[索隐]曰：痱，音肥，又音扶味反。风病也。

⑦张晏曰：“蚡伪作飞扬诽谤之语。”

⑧徐广曰：“疑非十二月也。”骃案：张晏曰：“月晦者，春垂至也。”[索隐]曰：著日月者，见春垂至，恐遇赦赎也。

⑨[正义]曰：故咸阳也。

其春，武安侯病，<sup>①</sup>专呼服谢罪。<sup>②</sup>使巫视鬼者视之，见魏其、灌夫共守，欲杀之。竟死。子恬嗣。<sup>③</sup>元朔三年，武安侯坐衣襜褕<sup>④</sup>入宫，不敬。<sup>⑤</sup>

<sup>①</sup>[正义]曰：其春，即四年春也。元光四年十月，灌夫弃市。十二月末，魏其弃市。至三月乙卯田蚡薨。则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。汉以十月为岁首故也。《秦楚之际表》云十一月，十二月，端月，二月，三月，至九为终。周建子为正月，十一月为正月，十二月为二月，正月为三月，二月为四月，至十月为岁终。汉初至武帝太初以前，并依秦法，以后改用夏正月，至今不改。然夫子作《春秋》依夏正。

<sup>②</sup>《汉书音义》曰：“言蚡号呼谢服罪也。”

<sup>③</sup>徐广曰：“蚡疾，见魏其、灌夫鬼杀之，则其春，共在一春内邪？《武帝本纪》‘四年三月乙卯，田蚡薨’，娶死在蚡薨之前，何复云五年十二月邪？疑十二月当为二月也。”案：《侯表》，蚡事武帝九年而卒，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，建元元年讫元光三年而九年。《大臣表》蚡以元光四年卒，亦云娶四年弃市，未详此正安在。然蚡薨在娶死后分明。

<sup>④</sup>[正义]曰：《尔雅》云：“今蔽前谓之襜。”郭璞云：“蔽膝也。”《说文》、《字林》并谓之短衣。

<sup>⑤</sup>徐广曰：“《表》云坐衣不敬，国除。”[索隐]曰：襜，尺占反。褕，音逾。谓非正朝衣，若妇人服也。

淮南王安谋反觉，治。王前朝，<sup>①</sup>武安侯为太尉，时迎王至霸上，谓王曰：“上未有太子，大王最贤，高祖孙。即宫车晏驾，非大王立当谁哉！”淮南王大喜，厚遗金财物。上自魏其时不直武安，特为太后故耳。<sup>②</sup>及闻淮南王金事，上曰：“使武安侯在者，族矣！”

<sup>①</sup>徐广曰：“建元二年。”

<sup>②</sup>[索隐]曰：案：武帝以魏其、灌夫事为枉，于武安侯为不直，特为太后故耳。

太史公曰：魏其、武安皆以外戚重，灌夫用一时决筭而名显。魏其之举以吴楚，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。然魏其诚不知时变，灌夫无术而不逊，两人相翼，乃成祸乱。武安负贵而好权，杯酒责望，陷彼两贤。呜呼哀哉！迁怒及人，命亦不延。众庶不载，竟被恶言。呜

呼哀哉！祸所从来矣。

索隐述赞曰：窦婴、田蚡，势利相雄。咸倚外戚，或恃军功。灌夫自喜，引重其中。意气杯酒，辟倪两宫。事竟不直，冤哉二公！

史记卷一〇八  
列传第四八

# 韩长孺

御史大夫韩安国者，梁城安人也。<sup>①</sup>后徙睢阳。<sup>②</sup>尝受《韩子》、杂家说于驺田生所。<sup>③</sup>事梁孝王为中大夫。

①徐广曰：“在汝、颍之间也。”[索隐]曰：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县名，属陈留。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成安故城在汝州梁县东二十三里。”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成安属颍川郡。陈留郡又有成安县，亦属梁，未知孰是也。”

②[正义]曰：今宋州宋城。

③[索隐]曰：案：谓安国学《韩子》及杂家说于驺县田生之所。

吴楚反时，孝王使安国及张羽为将，扞吴兵于东界。<sup>①</sup>张羽力战，安国持重，以故吴不能过梁。吴楚已破，安国、张羽名由此显。

①[索隐]曰：将，音醬。捍，音汗。

梁孝王，景帝母弟，窦太后爱之，令得自请置相、二千石，出入游戏僭于天子。天子闻之心弗善也。太后知帝不善，乃怒梁使者，弗见，案责王所为。韩安国为梁使，见大长公主<sup>①</sup>而泣曰：“何梁王为人子之孝，为人臣之忠，而太后曾弗省也？<sup>②</sup>夫前日吴、楚、齐、赵七国反时，自关以东皆合从西乡，惟梁最亲为艰难。梁王念太后、帝在中，<sup>③</sup>而诸侯扰乱，一言泣数行下，跪送臣等六人，将兵击却吴楚，吴楚以故兵不敢西，而卒破亡，梁王之力也。今太后以小节苛礼责望梁王。<sup>④</sup>梁王父兄皆帝王，所见者大，故出称跸，入言警。车旗皆帝所赐也，即欲以侘鄙县，<sup>⑤</sup>驱驰国中，以夸诸侯，令天下尽知太后、帝爱之也。今梁使来，辄案责之。梁王恐，日夜涕泣思慕，不知

所为。何梁王之为子孝，为臣忠，而太后弗恤也？”大长公主具以告太后，太后喜曰：“为言之帝。”言之，帝心乃解，而免冠谢太后曰：“兄弟不能相教，乃为太后遗忧！”悉见梁使，厚赐之。其后梁王益亲欢。太后、长公主更赐安国可直千余金。名由此显，结于汉。

①徐广曰：“景帝姊。”[索隐]曰：案：即馆陶公主。[正义]曰：如淳云：“景帝妹也。”

②[索隐]曰：省，音仙井反。省者，察也。

③[正义]曰：谓关中也。又云京师在天下之中。

④[索隐]曰：案：谓苛细小礼以责之。

⑤徐广曰：“侘，一作‘绗’也。”[索隐]曰：侘，音丑亚反，夸也。[正义]曰：《汉书》作“嫋”，音火亚反。绗，音寒孟反。

其后安国坐法抵罪，蒙<sup>①</sup>狱吏田甲辱安国。安国曰：“死灰独不复然乎？”田甲曰：“然即溺之。居无何，梁内史缺，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，起徒中为二千石。田甲亡走。安国曰：“甲不就官，我灭而宗。”甲因肉袒谢。安国笑曰：“可溺矣！公等足与治乎？”<sup>②</sup>卒善遇之。”

①蒙，县名。[索隐]曰：抵，音丁礼反。蒙，县名，属梁国也。

②[索隐]曰：案：谓不足与绳持之。治，音持也。

梁内史之缺也，孝王新得齐人公孙诡，说之，欲请以为内史。窦太后闻，乃诏王以安国为内史。

公孙诡、羊胜说孝王求为帝太子及益地事，恐汉大臣不听，乃阴使人刺汉用事谋臣。及杀故吴相袁盎，景帝遂闻诡、胜等计画，乃遣使捕诡、胜，必得。汉使十辈至梁，相以下举国大索，月余不得。内史安国闻诡、胜匿孝王所，安国入见王而泣曰：“主辱臣死。<sup>①</sup>大王无良臣，故事纷纷至此。今诡、胜不得，请辞赐死。”王曰：“何至此？”安国泣数行下，曰：“大王自度于皇帝，孰与太上皇之与高皇帝及皇帝之与临江王亲？”孝王曰：“弗如也。”安国曰：“夫太上、临江亲父子之间，然而高帝曰‘提三尺剑取天下者朕也’，故太上皇终不得制事，居于栎阳。临江王適长太子也，以一言过，废王临江；<sup>②</sup>用宫垣事，卒自杀中尉府。何者？治天下终不以私乱公。《语》曰：‘虽有亲

父，安知其不为虎？虽有亲兄，安知其不为狼？」今大王列在诸侯，悦一邪臣浮说，<sup>③</sup>犯上禁，桡明法。天子以太后故，不忍致法于王。太后日夜涕泣，幸大王自改，而大王终不觉悟。有如太后宫车即晏驾，大王尚谁攀乎？」语未卒，孝王泣数行下，谢安国曰：「吾今出诡、胜。」诡、胜自杀。汉使还报，梁事皆得释，安国之力也。于是景帝、太后益重安国。孝王卒，共王即位，安国坐法失官，居家。

<sup>①</sup>[索隱]曰：此語見《國語》。

<sup>②</sup>如淳曰：「景帝嘗屬諸姬，太子母栗姬言不逊，由是廢太子，栗姬憂死。」

<sup>③</sup>[索隱]曰：悅，《漢書》作「休」。《說文》云：「休，誘也。」

建元中，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，親貴用事，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。蚡言安國太后，天子亦素聞其賢，即召以為北地都尉。遷為大司農。閩越、東越相攻，安國及大行王恢將。兵未至越，越殺其王降，漢兵亦罢。建元六年，武安侯為丞相，安國為御史大夫。

匈奴來請和親，天子下議。大行王恢，燕人也，數為邊吏，习知胡事。議曰：「漢與匈奴和親，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。不如勿許，興兵擊之。」安國曰：「千里而戰，兵不获利。今匈奴負戎馬之足，懷禽兽之心，遷徙鳥舉，難得而制也。得其地不足以廣，有其眾不足以強，自上古不屬為人。<sup>①</sup>漢數千里爭利，則人馬罢，虜以全制其敝。且強弩之極，矢不能穿魯縞；<sup>②</sup>冲風之末，力不能飄鴻毛。非初不勁，末力衰也。擊之不便，不如和親。」群臣議者多附安國，於是上許和親。

<sup>①</sup>[索隱]曰：案：晉灼云：「不內屬於漢為人。」

<sup>②</sup>許慎曰：「魯之縞尤薄。」

其明年，則元光元年，雁門馬邑豪聂翁壹<sup>①</sup>因大行王恢言上曰：「匈奴初和親，親信邊，可誘以利。」陰使聂翁壹為間，亡入匈奴，謂單于曰：「吾能斬馬邑令丞吏，以城降，財物可盡得。」單于愛信之，以為然，許聂翁壹。聂翁壹乃還，詐斬死罪囚，县其頭馬邑城，示單于使者為信，曰：「馬邑長吏已死，可急來！」於是單于穿塞將十余萬騎，入武州塞。<sup>②</sup>